

· 读书札丛 ·

《楚辞·九章》真伪疑案的一段文献清理

熊良智

《楚辞·九章》的真伪，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，不仅对真伪的篇目存在着争论，而且对真伪的质疑者也有不同意见。游国恩先生《九章辨疑》提出：“此盖倡始于晚清曾国藩之谬疑《惜往日》”，刘永济先生又据《楚辞补注·渔父》在《屈赋通笺》中认为：“洪兴祖已疑《思美人》以下四篇非屈子作”。随着问题的深入，人们发现洪兴祖只是批评萧统《文选》对屈赋取舍不当，并没有认为《九章》中有非屈原的作品，而曾国藩也不是《九章》真伪的最早质疑者。因为人们又看到了宋人魏了翁《鹤山渠阳经外杂抄》上的材料。人们通常引述了这样一段：

按子胥挟呈败楚，几墟其国。三闾同姓之卿，义笃君亲，决不称胥以自况也……《九章·涉江》言：“贤不必用兮，忠不必以；伍子逢殃兮，比干菹醢”。比正引奢，尚而言。王逸陋儒，顾以为胥，又谬矣。《悲回风》章云：“吴信谗而弗味矣，子胥死而后忧。”吴之忧，楚之喜也。置先王之积怨深怒而忧仇敌之忧，原岂为此哉？又言：“遂自忍而沉流”，“遂”，已然之词。原安得先沉流而后为文？此足明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无疑也。

这段话中引用的《悲回风》诗句，两处都是今本《楚辞》中《惜往日》的诗句，认为是“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”，也就是否定了

《惜往日》是屈原的作品。因此，人们提出：《九章》的真伪问题，“魏了翁首发其难”^①。“最早对《惜往日》提出怀疑的是宋人魏了翁”^②。这几乎成了当代学术界最有代表性、最为普遍的结论，并被一再引用，出现在不少学术专家的著作中。但是，我们发现，不少人用以立论引述的《鹤山渠阳经外杂抄》的那段材料，并不属于魏了翁，这不得不使我们要来澄清这一文献材料的误会，进而纠正由此而得出的结论。

魏了翁《鹤山渠阳经外杂抄》的这段材料不属于他，而是他抄录宋人李壁《王荆公诗注》卷二《闻望之解舟》诗下的一段注语。李壁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李焘的儿子，宋宁宗朝曾任参知政事，后又兼知枢密院事。李壁谪居抚州期间（1207年——1209年）著《王荆公诗注》一书。其书卷二《闻望之解舟》这段注文，共分三个部分：第一部分是一段说明，“予尝谓屈原自投汨罗，此乃祖来传袭之误。往过秭归，谒请烈庙，尝题诗辨正一事，漫附于此”；第二部分是一首五言诗；第三部分是一段按语（文长不具引）。这段注文提出了两个大的问题：一是否定屈原自沉汨罗；二是否认《悲回风》、《惜往日》是屈原的作品。李壁在诗中说：“《回风》《惜往日》，音韵何凄其，追吊属后来，文类玉与差”。这不仅是认为《悲回风》和《惜往日》，是后人追吊屈原的作品，而且推测文风与宋玉、景差相似，或者就是怀疑属于宋玉、景差一类人的作品。他在按语中又具体分析他的依据，而人们通常引述魏了翁《鹤山渠阳经外杂抄》材料，就见于李壁注文第三部分的按语中，而且一字不差，完全是同一段话。

我们知道，李壁的《王荆公诗注》最早刊刻于南宋嘉定七年（1214年），书序正是门人请求魏了翁所作，因而李壁《诗注》了翁曾过目审读，当无疑义。更重要的是，魏了翁本有说明，而非他有意作伪。我们看，无论是收入《丛书集成》初编的《鹤山渠阳经外杂抄》，或者是收入《四库全书》子部杂家类二的《经外杂

抄》，这段材料末尾都还有一段文字：

右王介甫《闻吕望之解舟》诗李季章注漫记。

季章，是李壁的字，“右”字更是明言材料的来源和归属，只是后人在引用时都没有注意。而且这本身也符合《经外杂抄》一书的体例。《四库提要》卷一一八《经外杂钞》条说：“是编皆杂录诸书而略以己意标识于下，多有不载全文，而但书云云字者，……盖随笔记载，以备考证之用”。不仅如此，在魏了翁所撰的《师友雅言》中，他还说过：

又闻李季章说屈原未尝投水死，盖将从彭咸之所居等语，有此语而实未然也，虽新奇亦有此理。

这也正是他引述李壁《闻望之解舟》诗下的注语而发表的看法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肯定，人们一再引用《鹤山渠阳经外杂抄》卷二中关于《楚辞·九章》真伪的质疑，不是魏了翁的观点，而是他抄录的李壁《王荆公诗注》中的注文。

当然，造成学者们疏忽的原因，或许主要在于国内传藏的李壁《王荆公诗注》的各种版本，都是经过删节的本子，李壁的这段注语又恰在删削之中。^③只有收藏于日本蓬左文库的朝鲜活字本是未经删削的足本^④，现在已带回国内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，我们也才能一睹真貌，了解这一事实的真象，澄清这一文献材料的长期误会。

注

① 赵沛霖《屈赋研究论衡》，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。

② 金开诚《屈原辞研究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。

③ [日]小南一郎《楚辞集解·解说》，日本株式会社昭和59年版。

④ 王水照《记日本蓬左文库所藏〈王荆公诗李壁注〉》，《文献》1992年第1期。